



古今事文類聚

續集

十一卷十二

X  
99  
48

道遙文庫  
文庫 6  
28  
48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續集卷之十一

建安 祝穆 和父 編

金陵 唐富春 子和 刊

居處部

簾

帷幕附

羣書要語簾廉也。自鄣蔽為廉耻也。釋名宋魏陳楚江淮之間謂之箇。自關而西謂之箔。南楚謂之蓬箔。楊雄方言簾箔皆以青布緣。晉東宮舊事戶幃為簾。通俗廉遠地則堂高。賈誼策帷圍也以自障圍也。幕洛也在裏之稱也。釋名在旁曰帷。在上曰幕。說文小幕曰幃。上下四旁悉周曰幄。三禮圖四合象宮。

事文類聚續集

卷之十一

一

室曰幄坐上承塵曰轡凡言設太次小次者皆幄也太次在壇  
壇之外小次去壇遠矣山谷集帷薄之外不趨曲禮猶燕之巢  
幕上左居青油幕下沈約宋書

詩句升月照簾櫳選風簾自上鈎杜落日在簾鈎杜草色入簾

青劉禹錫珠箔垂銀鈎李白珠簾暮捲西山雨王勃珍簾疎簾

看奕碁杜珠簾繡柱圍黃鶴杜鬢髮半捲天香散蘇易簡黃簾

綠幕朱戶閉韓簾幕中間燕子飛宋百家詩薄帷鑒明月阮籍

明月何皎皎照我羅床帷古詩微風吹闌闌羅帷自飄揚選羅

幃綉幕圍春風李賀談笑青油幕韓聯句重重翠幕深金屏韓

古今事實

緯蕭為業

河上有家貧緯蕭蕭蒿也以為業莊子

織曲為業

周勃以織薄曲為業

織珠為簾

漢武帝起神屋以白珠為簾箔玳瑁壓之象牙為篔漢武故事  
昭陽殿以織珠為簾風至則鳴珎瑤西京雜記

居貧織簾

沈麟士居貧織簾嘗為人作簾誤傷手便流涕而還曰遺體毀  
傷感而悲耳南史

簾為妓衣見寵妾門

絺帷見夫人以千係帷慢

孔子見衛夫人夫人在絺帷中而拜史

帷帳不移

秦起咸陽而西至雍離宮三百帷帳不移而具

運籌帷幄

張良運籌帷幄決勝千里

帷幄無文

漢文帝帷幄不用文繡以示朴

仲舒下帷

董仲舒下帷講論

虜至坐帷中

張奐使單于休屠及朔方烏桓並同反叛遂燒度遼將軍門列

屯烟火相望兵衆大恐奐坐帷中與弟子誦書置土稍安觀

漢記

伏兵帷中

孫峻欲誅諸葛恪置酒伏兵於帷中吳志

常欲褰帷見車門

經戶披帷

宋袁粲每過傅昭戶輒歎曰經其戶寂若無人披其帷其人斯在豈非名賢乎

幕府

衛青征匈奴大克帝拜大將軍於幕中因號幕府注幕府者以軍幕爲府軍旅無常居止故以張幕言之

隔幔觀妓 見如妻門

古今文集

律詩

簾

羅隱

疊影重紋映畫堂。玉鈎銀燭共熒煌。會看得見神仙在。休下真珠十二行。又。翡翠佳名世共稀。玉堂高下巧相宜。殷勤為囑織纖手。捲上銀鈎莫放垂。

簾

杜世昌

編竹狀玲瓏。庭闈盡處中。不由經緯力。安有捲舒功。春晝曾妨燕。寒宵豈隔風。都堂重敵賦。明慶憶牢籠。

簾

陸暢

勞將素手捲蝦鬚。瓊室流光更綴珠。玉漏報來過夜半。可憐潘岳立踟躕。

簾

王令逢

高明庭宇好崇基。枉把疎簾窳地垂。必欲滿堂陰有樂。誰能暗室遂無欺。卷舒未必風無意。間隙須防燕解窺。莫道人中可遮障。可終遮障亦何為。

行障

陸暢

碧玉為竿。丁字成鴛鴦。繡帶短長縈。強遮天上花。顏色不隔雲。中笑語聲。

詩話

以帷幕擇勝

若溪漁隱曰東坡守汝陰作擇勝亭以帷幙爲之世所未有也  
銘略云乃作斯亭筵楹鑿梁鑿柄交設合散靡常赤油仰承青  
幄四張我所欲往十夫可將與水升降除地布牀又云豈獨臨  
水無適不藏春朝花郊秋夕月場無脛而趨無翼而翔敝又改  
爲其實易償榜曰擇勝名實克當觀此銘則製度可見也

# 屏風

羣書要語屏風障風也。展在後所以依倚也。釋名天子黃展而  
立。注展屏風也。記漢景帝注屏也。文帝紀舍則潛僻用則設張。  
立必端直處必廉方。李尤屏風銘景思者伏思也。君朝行至內  
屏思惟故曰景思。古今注

詩曰踟躕清防密注清防屏風也。顏延年屏開金孔雀。杜晴大  
掃畫屏。李白

## 古今事實

屏風畫列女

後光武御坐新屏風圖畫列女帝數顧視宋弘正容曰未見好  
德如好色者帝命徹之

頭觸屏風 見教子門

雲母屏風

鄭弘爲太尉時舉第五倫爲司空班次在下每正朔朝見弘曲  
躬自卑上問知其故遂聽置雲母屏風分隔其間由此爲故事

賜素屏風

魏志太祖平柳城頒所獲器物有素屏風持以賜毛玠曰君有古人之風故賜君以古人之服

點蠅畫屏

見蠅門

琉璃屏風

孫亮作琉璃屏風錢作瑞應圖一百二十種古今注

金鈿屏

石季龍作金鈿屏漆屏風衣以白縑畫義士仙人禽獸鄴中記

列奏疏于屏

唐太宗覽魏徵十漸疏曰方以所上疏列為屏風庶朝夕見之

錄名御屏

太宗曰治人之本莫重於刺史故錄姓名於屏風臥與對之

家誠書屏風

房玄齡恐諸子驕侈席勢凌人乃集古今家誠書屏風曰留意於此足以保躬矣

古屏婦人

元和初有士人因醉卧廳中及醒見古屏上婦人等悉於床前踏歌歌曰長安女兒踏春陽無處春陽不斷腸士人驚叱之忽然上屏酉陽雜俎

按古事為屏

憲宗詔李絳按古君古成敗五十種為連屏張便坐

畫十事于屏

李伯時嘗畫高陽長揖張釋之諫文帝馮媛當熊霍光取爾武

事文類聚續集 卷之十一 六 德壽堂村  
帝問日磾明妃出塞王猛捫虱醉山簡李密迂太宗明皇攬鏡  
妃子剪髮十事列爲一屏

古今文集

古詩

屏風謠

白居易

素屏素屏孰爲乎不文不飾不黑不青當世豈無李陽米之篆  
文張旭之筆跡邊鶯之花鳥張藻之松石吾不令加一點一畫  
於其上欲爾保真而全白吾于香爐峰下置草堂一屏倚在東  
西墻夜如明月入我室曉如白雲圍我牀我心久養浩然氣亦  
欲與汝表裏相輝光爾不見當今侯家主第與王宮織成光障  
錦屏風綴珠陷鈿帖雲母五金七寶相玲瓏貴豪對此方悅目

晏然寢卧乎其中素屏素屏物各有所宜用各有所施爾今木  
爲骨兮紙爲面捨吾草堂欲何之

帳

羣書要語斗帳小帳也形如覆斗上海錄 流蘇者乃盤綠繪綉

之毬五色錯爲之同心而下垂者也錄海蕙帳空今夜鶴怨北山

詩句羅帳延秋月劉休文 叨陪錦帳空杜三帳分子射虜營杜

冬暖號寒卧無帳坡 銀盃同色試一傾排遣春寒出幃帳山谷

古今事實

帳中聞楚歌見歌門

望武帳



丞相公孫弘燕見上或時不冠而見上嘗坐武帳中汲黯前奏事上不冠重見黯避帳中使入可其奏事其見敬禮如此

施絳帳

馬融為儒教養諸生常有千數善鼓琴好吹笛達生任性不拘儒者之節居宇器服多有侈飾常坐高堂施絳紗帳前授生徒後列女樂弟子以次相傳鮮有入其室者

給錦帳

漢尚書郎主作文書起草更直於建禮門臺給青練白綾或以錦給帳帷茵褥

開幃進蚊見蚊門

作蚊幃

黃昌夏多蚊貧無幃備償為作幃後漢書

布幃紙補

羊續為廬江太守卧一幅布幃幃穿敗糊紙補之

臥丞相帳中

許侍郎顧司空俱作王丞相從事常夜在丞相所飲二人歡極丞相便使入已帳中眠顧至曉猶展轉不得熟寐許上寐便太鼾丞相語諸客曰此中亦是難眠處耳郭子

鎖金帳見聘門

古今文集

律詩

紙帳

蘇子瞻

亂紋龜殼細相連，慣卧青綾恐未便。紫似僧中白氎布，暖於蠻帳紫茸氎錦衾。速卷持還客，破屋那愁仰見天。但恐嬌兒還惡卧，夜深踏裂不成眠。

詩話

百子帳

程泰之

唐人昏禮多用百子帳，特貴其名與昏宜，而其制度則非有子孫眾多之義。蓋其制本出戎虜，特穹廬拂廬之具體而微者耳。捲柳為圈以相連鎖，百張百闔為其圈之多也。故以百子摠之，亦非其有百圈也。其弛張既成，木抵如今尖頂圓亭子，而用青氎通肩，四隅上下便於移置耳。白樂天有青氎帳詩，其規模可考也。其詩始曰：合聚千羊轟施張，百子卷骨盤邊柳。健色染塞

藍鮮其下注文自引史記張空卷為證，即是以柳為圈而清氎冒之也。又曰：北製因戎，朔南移逐虜，遷是制出戎虜也。有鼎中央，穹無隅，四向圓，是頂穹旁圓也。既曰影孤，明月夜，又曰最宜霜後地，則是以之弛張移置於月於霜，晒處皆可也。又曰：側置低歌坐平鋪，小舞筵，則其中亦差寬矣。既曰銀囊帶火懸，又曰：獸炭休親近，則是其間不設燎爐，但用銀囊貯火，虛懸其中也。又曰：蕙帳徒招隱，茅菴浪作禪，其所稱比，但言蕙帳茅菴而不正比穹廬，知其制出穹廬也。樂天詩最為平易，至其鋪叙物制，如有韻之記，豈世之徒綴聲韻者所能希哉。演繁露

床

胡床 榻

群書要語牀裝也。所以自裝載也。釋名齊魯之間謂之簀。陳謂之第。楊雄方言牀身之安也。簀牀輒也。說文牀三尺五日榻。榻獨坐曰稱。八尺曰牀。服虔通俗文或息偃在牀。詩刺床及膚。易蕙疇兮荃牀。曹植榻長狹而卑。曰榻。言其榻然近地。小者坐人無異。獨所坐也。釋名

**詩句** 白玉為君床。衰病只藜床。杜西齋深且明。中有六尺床。

坡其寢就巨床。后山明月皎皎照我床。選風月坐胡床。歐自詠

奇觀繞繩床。山谷連榻設華榻。謝靈運坐客寒無氈。杜禱隱繡芙蓉。杜

古今文集

獻象牙床

孟嘗君出行五國至楚獻象牙床。戰國策

眠床塵埃

齊虞愿除後軍將軍。褚彥回詣愿不在。見其眠床上積塵埃。有書數卷。彥面嘆曰。虞君之清。乃至此。令人掃地拂床而去。

移床壁崩

齊徐孝嗣初在宰府。晝卧齊北壁下。夢兩童子。遽云移公床。孝嗣驚起。聞壁有聲。行數步。壁崩。

六尺方牀

宋賀革家貧。躬耕供養。年二十始輟耒。就父受業。有六尺方牀。思義未達。則橫卧其上。不盡其義。終不肯食。

當坐此牀

李靖左僕射楊素拊其床謂曰卿終當坐此牀封倫傳內史令楊素每撫其牀曰封郎終當據此

登廣武牀

杜甫嘗醉登廣武牀瞪視曰嚴挺之乃有此兒武亦暴猛中街之

據胡床曬頭以下係胡床

謝萬嘗詣王恬既至坐少時王便入內謝殊有喜色謂必厚供待良久沫頭散髮而出亦復不坐乃據胡床在中庭曬頭神氣慨然了無相酬對

據胡床談話見月門庾亮南樓

據胡床吹笛見笛門

胡床掛柱

魏裴潛為兖州刺史嘗作一胡床及去官留以掛柱

當膝榻穿以下係榻

管寧字幼安常自坐一木榻積五十年當膝處穿高士傳

陳蕃下榻

陳蕃為豫章太守不接賓唯徐孺子來特設一榻去則懸之

獨擅一榻

簡雍性簡傲自諸葛亮以下則獨擅一榻須枕卧語無所為屈

引簾升榻

顏延之為秘書監光祿勳太常時沙門釋惠林以才學為文帝所賞朝廷政事多與之謀上每引見常升獨榻延之甚嫉焉因醉曰昔子同駮乘袁絲正色此三台之座豈可使刑餘居之上

變色

坐針氈

杜錫遷太子中舍屢諫愍懷太子言辭懇切太子患之後置針  
着錫常所坐處氈中刺之流血

青氈舊物

王子敬卧齋中盜取物敬曰青氈我家舊物可特置之

累氈墜崖

魏鄧艾由陰平道伐蜀行無人之境七百餘里山高谷深瀕於  
危殆艾以氈自裹推轉而下將士攀木緣崖魚貫而進

鋪花為裯

學士許慎選放曠不拘小節多與親友結宴花園中未嘗具惟

帳設坐只使僮僕輩聚落花鋪坐下曰吾自有花裯

開元遺事

絨毛為坐

絨坐不知始何時唐以前猶未施用太平興國中詔工商庶人  
許乘烏漆素鞞不得用絨毛暖坐則當時蓋通上下用之矣天  
禧元年始定兩省五品宗室將軍以上許乘絨毛暖坐餘悉禁  
遂為定制今文臣自中書舍人以上武臣節度使以上方許用  
而宗室將軍之制亦不行矣 石林燕語 元豐儀制令侍從職  
事官諫議大夫以上乘絨坐紹興令諸絨毛坐職事官諫議大  
夫寄祿官太中大夫以上及學士待制或經恩賜者許乘節度  
使曾任執政者准此 楊文公曰絨類鼠而大尾長而金色生  
川陝深山中人以藥矢射殺之取其尾為卧褥鞍被坐氈之用

彼甚愛其尾，既中毒，即嚙斷其尾以擲之，惡其為身患。談錄

虎皮坐

尹彥明云：橫渠昔在京師，坐虎皮。說周易聽從甚衆。一夕二程先生至，論易，次日橫渠徹去虎皮，曰：吾平日為諸公說者，皆亂道。有二程近到，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輩可師之。故朱文公作橫渠贊云：勇撤鼻皮，鼻字見左傳。

古今文集

古詩

胡床

梁庾肩吾

傳名乃外域，入用信中京。足欹形已正，文斜體自平。臨堂對遠客，命旅誓初征。何如滯館下，淹留奉盛明。

詩話

論胡床之義

今之交床制本自虜來，始名胡床。植伊下馬，踞胡床取笛三弄是也。隋以讖有胡改名交床。胡瓜亦改黃瓜。唐柴紹擊西戎，據胡床，使兩女子舞，則唐史臣追本語以書也。唐穆宗長慶二年十二月見羣臣禮紫宸殿，御大繩床，則又名繩床矣。

繩床

孟東野詩云：繩床獨坐翁。李濟翁資暇錄改為藤床，誤矣。學林

簟

衾 枕 枕屏 竹夫人  
湯婆 並見布衾門

羣書要語：簟，竹席也。說文：簟者布之簟然乎也。釋名宋魏間謂

之笙或謂之籟曲自關而東謂之簞其粗者謂之籟條直文自  
關而東周楚魏之間謂之倚伴自關而西謂之行唐方言下莞  
上簞乃安斯寢斯干桃笙象簞韜於筒中左三都

詩旬珍簞夏令霜謝元暉枕簞入林僻杜酒醒思臥簞杜思分  
夏簞冰杜羸肌與簞疎劉言史留客夏簞清琅玕杜

古今事實

送所坐簞

晉王忱訪王恭見恭所坐六尺簞忱謂其有餘因求之輟以送  
焉遂坐薦上忱聞而驚恭曰吾平生無長物

賞五花簞

宋尚書令王儉嘗集才學之士摠校虛實類物以隸之謂之麗

事多者賞之惟廬江何憲為勝乃賞以五花簞白團扇坐簞執  
扇容氣甚自得秣陵令王擢後至儉以所隸示擢操筆便成舉  
坐賞擊摘乃命左右抽憲簞自掣取扇登車而去

古今文集

古詩

鄭羣贈簞

韓愈

蘄州笛竹天下知鄭君所寶尤瓌奇携來當晝不得卧一府傳  
看黃琉璃體堅色淨又藏節蒲眼凝滑無瑕疵法曹貧賤眾所  
易腰腹空大何能為自從五月因暑濕如坐深甕遭蒸炊手磨  
袖拂心語口慢膚多汗真相宜日暮歸來獨惆悵有賣直欲顧  
家貨誰謂故人知我意卷送八尺含風漪呼奴掃地鋪未了光

彩照耀驚童兒青蠅側翅蚤風避蕭蕭疑有清飈吹倒身酣寢  
百疾愈却願天日常炎曦明珠青玉不足報贈子相好無時衰  
有客贈余以石枕者與家所藏笛竹簟皆佳物也余  
既喜睡因其愛之輒為拙句奉呈原甫聖俞二君子

歐陽永叔

端溪琢出缺月樣蘄州織成雙水紋呼兒置枕展方簟赤日正  
午天無雲黃琉璃光綠玉潤瑩淨冷滑無埃塵憶昨開封暫陳  
力屢乞殘骸避煩劇聖君矜憐大臣憫察見衰病非虛節尤蒙  
不使加罪去特許遷官還舊職選材任事不堪用見利無慙惟  
苟得一從儼屋居城南官不坐曹門少客自然惟與睡相宜以  
懶遭閑何恆適從來羸爾苦疲困况此煩歎正炎赫少壯帶息

人莫聽中年鼻鼾尤惡聲癡兒掩耳謂雷作竈婦驚窺疑金鼎  
蒼蠅蟻蝶任綠撲蠹書懶架地縱橫神昏氣濁一如此言語思  
慮何由清昔時李白愛飲酒欲與鏞杓同生死我今好睡又過  
之身與一物為三爾江西得請在且暮收拾歸裝從此始終當  
卷簾携枕去築室買田清穎尾

次韻歐陽永叔端溪石枕蘄竹簟 王介甫

端溪琢枕綠玉色蘄水織簟黃金紋翰林所寶此兩物笑視余  
玉如浮雲都城六月招客語地上赤日流黃塵燭龍中天進炎  
力客主歎然各疲劇形骸直欲坐棄忘冠帶安能強修飾恃公  
寬貸更不疑箕踞豈復論管絃笛材乎瑩家故藏硯撲切清此  
新得掃除堂屋就陰翳公不自眠分與客知公用意每如此真



能與物同其適豈比法曹空自私却願天日長炎赫公材卓犖  
人所驚久矣四海流聲名天方選取欲扶世豈特使以文章鳴  
深探力取當不寐思以正議排縱橫柰何其心一榻上欲臥頽  
尾爲繫清賢患勞佚非一軌顧我病昏惟未死心於萬事久蕭  
然身寄一官真偶爾便當買宅歸偃休白髮溪山如願始看公  
戮力就太平却上青天跨箕尾

次韻和酬

梅聖俞

溪上枕剖龍卵石斲匠篋裂蛇皮紋客從東方一持贈竹色蒸  
青石抱雲磨沙斲骨自含潤飽霜平節無留塵京師豪貴空有  
力六月柰此炎蒸劇旱風赤白吹熱來大厦高簷任雕飾頭臚  
汗匝無富貧雖有頌水論官職官高職重水則多日永水銷鞋

更得唯公掃室施林篋迎涼自感東方客東方客應非俗骨能  
使賢人心體適賢人何以偏伏人天下才名方赫赫我吟窮困  
不可聽晝夜蚊蚋蒼蠅聲蠅如遠雞耳初感蚊若隱雷空際鳴  
葛厨頂綻屋塌墮管席中裂麻經橫平生賦分只煎炒安有綠  
玉琉璃清猶勝昔年杜子美老走來陽守爲死因思楊惲廢時  
言但願人生行樂耳公今事業在朝廷去就尤當慎終始待公  
睡足秋風來去奉高談揮塵尾

寄蘄簞與蒲傳正

蘇子瞻

蘭溪美箭不成筍離離玉筋排霜脊千溝萬縷自生風入手未  
開先慘慄公家列屋閑峨眉珠簾不動花陰移露帳銀床初破  
睡牙籤玉局坐彈碁東坡病叟長羈旅凍卧饑吟似饑鼠倚賴

春風洗破衾。一夜雪寒披。故絮火冷燈青。誰復知孤舟兒女自  
嗟咿。聖天何時及。炎燠愧此。八尺黃琉璃。願公盡掃清香閣。臥  
聽風漪聲滿榻。習習還從兩腋生。請公乘此朝聞闔。

律詩

白角簟

曹松

角簟工夫已到頭。夏來全占蒲林秋。若言保借歸華屋。祗合封  
題寄列侯。學卷曉冰常怕綻。解鋪寒水不教流。蒲桃錦是瀟湘  
紙。曾得王孫價倍酬。

碧角簟

曹松

細皮重疊織霜紋。滑膩鋪牀勝錦茵。八尺碧天無點翳。一方青  
玉絕纖塵。蠅行只恐煙黏足。客卧渾疑水浸身。五月不教炎氣

入滿堂。秋色冷龍鱗。

席

羣書要語薦所以自薦藉也。席繹也可卷可舒也。釋名羣居五

人則長者必異席。為入子者居不生虱坐不中席。父子不

同席男女不同席。奉席如橋衡請何鄉請社何趾席南鄉北

鄉以西方為上東鄉西鄉以南方為上若非飲食之客則布席

席間函丈主人跪正席客跪撫席而辭客徹重席主人固辭客

踐席乃坐。並曲禮我心匪席不可卷也。詩席不正不坐。語太路

越席昭其儉也。左瑤席兮玉鎮。楚辭

詩句初霜刈渚蒲織作玉床席。李白心懷平生友莫一在席珍。

古今事實

孔席不暖

孔席不暖班賓戲孔子困於陳蔡之間居環堵之內坐三經之席說苑

席上之珍

哀公命席孔子曰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

舍者避席

楊朱南之沛至梁而遇老子曰而睚睚而盱眙而誰與居大白若履盛德若不足楊朱曰敬聞命矣其往也舍者迎將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揚者避竈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列黃坐熊席

衛靈公天寒鑿池宛春諫曰天寒起土恐傷民公曰天寒乎宛春曰公衣狐裘坐熊席隙隅有竈是以不寒

坐不重席

孟懿伯相魯食不二味坐不重席

家人販席

臧文仲不仁者二妾織蒲家人販席與民爭利

敝席為門

陳平以敝席為門

前席賈誼

文帝思賈誼召至宣室夜半前席

故人避席

漢相田蚡為壽坐者避席及竇嬰為壽故人避席餘半膝席

專席而坐

武帝特詔御史中丞與司隸校尉尚書令會同並專席而坐故

京師號曰三獨坐

說經奪席

戴憑徵博士詔公卿大會羣臣皆就席憑獨立世祖問其意對

曰博士說經皆不知臣而坐居臣上是以不得就席帝令與諸

儒難說帝善之後正旦朝賀令羣臣說經更相難詰義有不通

輒奪其席以益通者憑遂重坐五十餘席故京師語曰解經不

窮戴侍中

三公絕席

張禹為太傅尚書鄧太后以殤帝初育欲令重臣居禁內乃詔

禹與三公絕席

兼葭為席

鄭敬以兼葭為席常隨杞柳之陰

汝南先賢傳

不與惡人同席

許敬字鴻卿其吏有誣君者會於縣令坐敬拔刀斷其席曰敬

不忍與惡人同席

席為冬設

吳議郎張純詣鎮南將軍朱據據曰為賦一物然後乃坐純賦

曰席為冬設簟為夏施揖讓而坐君子攸宜

雜記

管寧割席

魏管寧與華歆讀書有乘軒冕者過門歆出看寧曰富貴須自致窺他人乎遂割席半分而坐曰子非吾友也

舉席自障

盧懷慎門不施箔風雨至舉席自障

古今文集

雜著

武王席銘

武王踐阼席前左端之銘曰安樂必敬前右端之銘曰無行可悔後左端之銘曰民下反一側爾不可不念後右端之銘曰所鑒不遠視爾之所代 大戴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續集卷之十一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續集卷之十二

建安

祝穆

和父

編

金陵

唐富春

子和

刊

香茶部

香 香爐附

羣書要語凡香之屬皆曰香遠聞曰馨美者曰馥音使氣曰馥

說文至治馨香感於神明尚書有饒其香邦家之光載其其香

始升生民南方有香市乃商人交易處述異記南海郡有採香

戶同上取大甲香如崑崙耳者酒煮蜜熬入諸香用四時纂要

近世尚奇者鏤木以為之範香麈為篆文準十二辰分百刻凡

事文類聚續集 卷之十二  
燃一晝一夜或然於飲席或佛像前香譜以雜香擣之丸如梧  
桐子大青繩穿之謂之香珠燒之香徹天三洞珠囊因香所生  
以為香果楞嚴經

**香爐**皇太子初拜有銅博山為爐東官舊事其爐象海中博山

下盤貯湯使潤氣蒸香以象海之四環呂大臨考古圖香獸以

塗金為狻猊麒麟鳧鴨之狀空其中以燃香使煙自口出以為

玩好復有雕木埏土為之者香譜

**詩句**百和清夜吐沈約燕窠凝清香韋蘇州燈影照無寐心清

聞妙香杜蛛絲凝篆香山谷朝罷香煙携滿袖杜

**香爐**博山鑪中百和香鬱金蘇合及都梁吳均睡鴨香鑪團夕

燠本十商隱衣冠身染御爐香杜博山吐香五雲散韋日烘荀令

炷香爐山谷午夢不知綠底事篆煙燒盡一盤花劉屏山

**古今事實**

三疊香

莊公束縛管仲以予齊使齊使受之而退比至三疊三浴之注  
以香塗身曰疊亦或為薰齊語

燒異香

宋景公燒異香於臺上有野人被草負髮扣門而進是為子韋  
世司天部洪菊香譜

號香尉

漢雍仲子進南海香物拜涪陽尉人謂之香尉述異記

雞舌香

漢尚書郎懷香握蘭含雞舌香官儀

衣薰香

金日磾入侍欲衣服香潔變胡虜氣自合一香武帝果悅之  
洪  
芻香

禁熏香

魏武令云天下初定吾便禁家內不得熏香

韓壽竊香

見潘婦門

佩紫香囊

見叔姪門

性愛薰香

劉季和性愛香常如廁還輒過香爐上主簿張坦曰人名公作俗人不虛也季和曰荀令君至人家坐席三日香比我如何坦

曰醜婦效顰見者必走公欲人遁走耶季和大笑襄陽記

焚香數車

唐太宗與蕭后宮中觀燈問孰與隋主曰彼亡國之君陛下開基之主奢儉不同爾帝曰隋主何如后曰每除夜殿前諸位設火山數十每一山焚沉香數車沃以甲煎焰起數丈香數十里一夜用沉香二百餘車甲煎一百餘石房中不燃膏火懸寶珠一百二十照之太宗口刺其奢心服其盛續世說

沉香為亭

唐敬宗時波斯進沉香亭子材拾遺李漢諫曰沉香為亭何異瑤臺瓊室

香中已心麝

唐鄭注赴河中姬妾百餘盡薰麝香氣數里逆於人鼻是歲自京兆至河中所過瓜盡一蒂不獲

賜龍腦香

元宗夜宴以琉璃器盛龍腦數斤賜羣臣馮謐曰臣請效陳平為宰自丞相以下皆跪授尚餘其半乃捧拜曰勅賜錄事馮謐元宗笑許之

沉香亭

唐開元中有沉香亭 宣州觀察使楊牧造檀香亭于初成命賓樂之

四香為閣

楊國忠嘗用沉香為閣檀香為欄檻以麝香乳香蘇土和為泥

飾閣壁每於春時木芍藥盛開之際聚賓於此閣上賞花焉禁中沉香之亭殆不侔此壯麗也 天寶遺事

瑤英嚼香

元載寵姬薛瑤英母趙娟幼以香嚼英故肌肉悉香 杜陽編

香嚴童子

香嚴童子白佛言我諸比丘燒水沉香香氣寂然來入鼻中非水非空非煙非火去無所著來無所從由是意銷發明無漏得阿羅漢

異香成穗

二十二祖摩羅至西印土焚香而月氏國王忽覩異香成穗傳燈錄



獻薔薇水

周顯德五年昆明國獻薔薇水十五瓶云得自西域以洒衣衣敝而香不滅

焚香返魂

司大主簿徐肇遇蘇氏子德哥者自言善為返魂香手持香爐懷中取一貼白檀香末撮於爐中煙氣裊裊直上其於龍腦德哥微吟曰東海徐肇欲見先靈願此香煙用為引導盡見其父母曾高德哥曰死經八十年已上則不可返矣並洪芻香譜

造帳中香

江南李主帳中香法以鵝梨蒸沉香用之洪駒父

以袖鼻香

梅學士詢性喜焚香其在官所每晨起將視事必焚香兩爐以公服鼻之撮其袖以出坐定撒開郁然滿室濃香時又謂之梅香歸田錄

被中香爐以下係香爐

長安巧手丁謨者作被中香爐為機環轉之運四周又作九層博山香爐錢以奇禽怪獸皆自然能動西京雜記

帳角香爐

石季龍冬月為複帳四角安純金銀鑿錢為香爐荆中記

失爐筮卦

吳郡吳恭能筮會稽盧氏失博山香爐使恭筮之恭曰此物質雖為金其象實山有樹非林有孔非泉闔閭晨興見發青煙此

香爐也語其處求即得集異記

宗超香奩

宗超嘗露壇行道奩中香盡自然滿溢爐中無火煙自出

五方香床

隋煬帝觀之殿前兩廂為堂各十一間堂中每間十一寶厨前設五方香床綴貼金玉珠翠每駕至則官中擎香爐在輦前行

古今文集

雜著

香序

宋范曄

麝本多忌過分必害沉實易和盈斤無傷寒藿慘雪唐唐粘濕并松蘇合安息鬱金檠多和羅之屬並被於外國無取於中土

又棗膏昏蒙甲戩淺俗非惟無助於馨烈乃當彌增於尤疾也此序所言悉比類朝士麝本多忌比使懷之棗膏昏蒙比羊玄保甲戩淺俗比徐湛之并松蘇合比惠休道人沉實易和蓋自比也

香譜

泉守葉庭珪

乳香一名薰陸香出大食之南數千里其樹類松以斤斫樹脂溢于外結而成香聚而成塊上品為棟香圓大如指頭今俗所謂滴乳次曰瓶乳言收時置干瓶中又次曰乳塌蓋香而雜之以沙石者也又次曰黑榻蓋香之黑色者也又次曰水濕黑榻蓋香在舟中為水所浸漬而氣變色敗者也雜品而碎者曰斫削斲揚為塵者曰縑末腦子出渤泥三佛齊亦有之乃深山

窮谷中經千年老杉樹其枝幹不啻損動者若損動而氣泄無腦矣其土人解作板段隨其板傍橫裂而成縫有腦出於縫中劈而取之其大者成片俗謂之梅花腦其次者謂之速腦速腦之中其次者謂之米腦

**沉香**其木類椿梓多節取之先斷其木根積年皮幹俱朽心與節不壞者香也細枝緊一實為青桂香黑而沉水者為沉香半浮沉者為鷄骨香最粗者為篋香證類本草沉香所出非一真臘為上占城次之渤泥為下然就真臘而較之則又有二品綠洋為上三漈次之勃囉間為下而香之大槩生結者為上熟脫者次之堅黑者為上黃者次之狀如犀角者謂之犀角沉如燕口者謂之燕口沉如附子者謂之附子沉如梭者謂之梭沉文橫而堅緻者謂之隔沉生沉香蓬萊

**香**出海南山西其初連木則狀如栗棘房土人謂之刺香刀刺木而出其香則堅緻而光澤士大夫謂之蓬萊香同上蕃沉出於渤泥三佛齊醫家多用之亦謂之藥沉同上篋香乃沉香之次者香有三等曰沉曰箋曰黃熟沉箋皆有二品曰熟結曰生結熟結者樹自爛而得生結者伐仆得之又久爛脫而剔取之黃熟有二品曰夾箋其破者為散沉香之良者也瓊崖生取者為角沉宜薰衣木枯朽乃得者為黃沉宜入藥談苑及倦游錄

丁木四香根曰旃檀節曰沉香花曰雞舌膠曰薰陸西陽雜俎

**生熟速香**伐樹去木而取香者謂之生速樹仆於地木腐而香存者謂之熟速

**檀香**出於三佛齊國皮水而色黃者謂之黃檀皮腐而色紫者謂之紫檀恐其氣泄則以紙封之

黃熟香皮堅而中腐者其形如桶故謂之黃熟桶其來箋而通黑者其氣尤勝  
**鷓鴣班**體薄而易燼其厚而沉水者差以暫香乃熟速之次者但脫者謂之熟速而木之半存者謂之暫香尚上  
**降真香**氣勁而遠能辟邪氣  
**篤耨香**出真臘國亦樹之脂也樹如松杉之類而香藏之皮樹老而自然流溢者色白而透明故其香雖盛暑不融土人既取之矣夏月以火環其樹而炙之冷其脂液再溢至冬返寒因其凝而復取之故其香冬凝而夏融土人盛之以瓠瓢至暑月則鑽其瓢而周為之孔藏之米中欲其陰涼而氣通以泄其汗故得不融舟人易之以瓷罌不若瓢也香之氣清遠而長雜於樹皮則黑而黑為下矣香之性易融而暑月之融多滲於瓢故斷瓢而熟之亦得其典刑

今所謂葫蘆瓢是也  
**麝香木**出占城國樹老而作埋於地而腐外黑而內黃赤者其氣類於麝  
**龍涎**出大石國其龍多蟄於洋中之大石卧而吐涎眾魚聚而嗜之土人見則沒而取焉然龍涎無香其氣近於臊白者如百藥而膩理黑者亞之如五靈脂而光澤能發衆香故人常用之以和香焉  
**薔薇水**大食國花露也今則採茉莉取其液以代焉然其水多為雜試之當用琉璃瓶盛之翻搖數四其泡周上下者為真  
**安息香**出三佛齊國其香乃樹之脂也其形色類胡桃穰而不宜於燒然能發衆香故人取之以和香焉  
**亞濕香**出占城國其香非自然乃土人以十種香搗和而成體濕而黑氣和而長熟之勝於他香  
**塗肌拂手香**皆出占城國土人以腦麝諸香搗和而成或

以塗肌或以拂手其香經數宿不散金顏香正出大食真臘國其香乃樹之脂色黃而氣致工於聚眾香今之為龍涎軟香佩帶者多用之蘇合香油亦出大食國氣味大抵類篤耨

**雞舌香**一名丁子香以其形似丁子香也即丁香之大者今謂

丁香母是也日華子云治口氣生結香產高竇等州山民見

香水曲幹斜枝以刀所成坎經年得雨水漬復錫取之刮去白

木其香結為班點亦名鵝鴟班倭游錄螺甲雲南者如掌青黃

色取壓燒灰合香者多用之艾納出西國似艾蓋松皮上

崙耳者酒煮蜜熬入諸香中用艾納出西國似艾蓋松皮上

鮮衣合和諸香燒之其煙團聚清白可愛本草

香說

程泰之

漢以前二廣未通中國中國無今沉腦等香也宗廟蒞蕭尚椒至荀卿氏方言椒蘭漢雖已得南粵其尚臭之極者椒房郎官以雞舌奏事而已較之沉腦其等級之甚下不類也惟西京雜記載長安巧工丁謨作被下香爐頗疑已有今香然劉向銘博山鑪亦止曰中有蘭綺青火朱煙玉臺新詠說博山鑪亦曰朱火然其中青煙颺其間香風難久居空令蕙草殘二文所賦皆焚蘭蕙而非沉腦是漢雖通南越亦未見越香也漢武內傳載西王母降燕嬰香等品多名異然疑後人為之漢武奉仙竈極宮室帷帳器用之麗漢史備記不遺若魯翊有古來未有之香安不悉記演繁露

古詩

事文類聚續集

卷之十一

八

德壽堂梓

賈天錫惠寶薰以兵衛森畫戟燕寢凝清香十詩報

乏

黃魯直

險心游萬仞。躁欲生五兵。隱几香一炷。靈臺湛空明。  
晝食鳥窺。冥冥坐日過。砌俗氛無因來。煙霏作輿衛。  
石蜜化螺甲。棋檯煮水沉。博山孤煙起。對此作森森。  
輪囷香事已。郁郁著書畫。誰能入吾室。脫汝世俗械。  
賈侯懷六韜。家有十二戟。天資喜文事。如我有香癖。  
林花飛片片。香歸啣泥燕。閉閣和春風。還尋蔚宗傳。  
公虛采蘋宮。行樂在小寢。香火當發聞。色敗不可給。  
床帷夜氣馥。衣桁晚煙凝。瓦溝鳴急雪。睡鴨照華燈。  
誰尾映鞭聲。金爐拂太清。班近聞香早。歸來學得成。

夜置麗紈綺。有待乃芬芳。當念真富貴。自薰知見香。

有惠江南帳中香戲答六言

黃魯直

百鍊香螺沉水寶。薰近出江南。一穗黃雲繞几深。  
禪想對同參。螺甲割崑崙耳。香林屑鷓鴣班。欲雨鳴鳩日永。  
下雅。睡鴨春間。我讀蔚宗香傳。文章不減一班。誤以甲為淺俗。  
却知麝要防閑。

燒香

楊廷秀

琢瓷作鼎碧於水。削銀為乘輕如紙。不文不武火功均。  
閉閣下。簾風不起。詩人自炷古龍涎。但令有香不見煙。  
素馨忍聞抹利。竹抵處龍麝和檀沉。平生飽識山林味。  
不奈此香殊斌媚。呼兒急取蒸木犀。却作書生真富貴。

律詩

清真香歌

丁公言

四兩玄參三兩松麝香半分蜜和同  
丸如彈子金爐熟還似花心噴曉風

遼老寄龍涎香

劉子翬

瘴海驪龍供素沫  
蛮村花露挹清滋  
微參鼻觀猶疑似  
全在爐煙未發時

香

邵堯夫

安樂窩中一炷香  
凌晨焚意豈尋常  
禱如許免人須  
詣福若待求天可量  
且異緇黃微廟貌  
又殊兒女衰衣裳  
非圖聞道至於此  
金玉誰家不滂堂  
雜音 以下係香爐

薰爐銘

漢劉向

嘉此正氣  
斬若若山上  
賈泰華承以銅盤  
中有蘭綺朱火青煙

香爐銘

梁元帝

蘇合氤氳非煙若雲  
時濃更薄乍聚還分  
火微難盡風長易聞  
孰云道力慈悲所薰

古詩

古樂府詠香爐

四坐且莫誼願聽歌  
一言請說銅香爐  
崔嵬象南山上枝似松  
栢下枝椽銅盤雕文  
各異類離婁自相連  
誰能為此器公輸與  
魯班朱火燃其中  
青煙颺其間順風入  
君懷四坐莫不歡  
香風難久居空令蕙草殘

博山香爐

齊劉繪

參差鬱佳麗。合香紛可憐。蔽虧千種樹。出沒萬重山。上鏤秦王子。駕鶴乘紫煙。下刻螭龍勢。矯首半啣連。傍為伊水麗。芝蓋出岩間。後有漢游女。拾翠弄餘研。榮色何雜採。縹緲更相鮮。麝腹或騰倚。林薄香片眠。掩華如不發。含薰未肯燃。風生玉階樹。露湛曲池蓮。寒蟲飛客室。秋雲沒曉天。

茶 水品

茶經 茶者南方嘉木。自一尺二尺至數十尺。其巴川峽山。有兩人抱者。伐而掇之。樹如瓜蘆葉。如梔子花。白如薔薇實。如栴檀葉。如下香根。如胡桃。其名一曰茶。二曰檟。三曰設。四曰茗。

五日碎 茶經 劔南有蒙頂石花。湖州有顧渚紫筍。峽州有碧湖

明月 國史補 郭璞云。早取為茶。晚取為薺。茶經 凡茶少湯多則

雲脚散。湯少茶多則乳而聚。同上 沫餽者湯之華也。如晴天爽

朗。有浮雲則鱗鱗然。華之薄者曰沫。厚者為餽。輕細者為花。陸

羽茶經 釋滯消壅。一日之利。漸佳。瘴氣浸精。終身之累。斯大獲

益。則歸功茶力。貽患則不謂茶災。豈非福近易知。禍遠難見者

乎 母景休茶飲序

詩句 破睡見茶功 白 春風啜茗時 杜 閩實東吳秀。茶稱瑞草魁。

杜 揀芽分雀舌。賜茗出龍團。坡 銀瓶貯浪水。一掬松雨聲。來乳

茶熟 崔珏 湯添勺水煎魚眼。未下刀圭攪麴塵。白集 思公煮茗

共湯鼎。蚯蚓竅生魚眼珠。山谷 香包解盡寶帶。胯黑面碾出明

事類彙編 卷之二十一



窓塵山谷然松煮鼎山泉列槍旗一水分優劣鳳餅推開雪照  
久花瓷吸罷其潮舌劉彦冲

古今事實

作書求茶

劉琨與弟羣書吾体中憤悶常仰真茶汝可信信致之

茗為酪奴

齊王蕭歸魏初不食羊肉及酪漿常食鯽魚羹渴飲茗汁高帝  
曰羊肉何如魚羹茗汁何如酪漿蕭曰羊陸產之最魚水族之  
長羊比齊魯太邦魚比邾莒小國惟酪不中與茗為奴彭城王  
勰曰卿不重齊魯太邦而愛邾莒小國明日為設邾莒之會亦  
有酪奴因呼茗為酪奴洛陽伽藍記

唐始稅茶

唐德宗正元九年初稅茶原是鹽鐵使張滂奏請稅茶以待水  
旱之闕賦詔曰可是歲得錢數十萬實錄

權茶困民

鄭注為權茶法詔王涯為權茶使王涯益變茶法益其稅以濟  
用度下益困

陸羽茶經

竟陵僧有於冰濱得嬰兒者育為弟子稍長自筮遇蹇之漸繇  
曰鴻漸于陸羽可用為儀乃姓陸氏字鴻漸名羽有文學耻一  
物不盡其妙茶術最著鴻漸嗜茶著經三篇茶之原之法之  
具尤備天下益知飲茶矣

作窰人沽茗  
鞏縣為窰偶人號陸鴻漸買十器得一鴻漸市人沽茗不利輒  
灌之

耻於煎茶

有常伯熊者因羽論復廣著茶之功御史大夫李季卿宣慰江  
南次臨淮知伯能善者茶召之伯熊執器煎茶季卿為再舉盃季  
卿至江南又有薦羽者召之羽衣野服挈具而入公心鄙之茶  
畢命奴子取錢三十文酬煎茶博士羽愧之更著製茶論語林

嗜顧渚茶

南甲先生陸龜蒙嗜茶辟置小園於顧渚山下歲入茶租薄為  
甌犧之費自為品第一篇繼茶經茶訣之後

以菊易茶

白樂天方齋禹錫正病酒禹錫乃饋菊苗蔞盧服鮓換取樂天  
六班茶二囊以自醒酒菴隱志

苦々飲茶

玉濛好茶人至輒飲之士大夫甚以為苦每欲候濛必云今日  
有冰厄伽藍記

斛二痕

有人喜飲茶飲至一斛二斗一日過量吐如牛肺一物以茗澆  
之容一斛二斗容云此名斛二痕太平御覽

雪水烹茶見雪門

始造建茶

建州大小龍團始于丁晉公而成於蔡君謨宋太平興國二年始置龍焙造龍鳳茶咸平中丁晉公為福建漕監造御茶進龍鳳團慶曆間蔡公端明為漕始改造小龍團茶仁宗尤所珍惜是後最精者曰龍團勝雪外有密雲龍一品號為奇絕方靈芽敷圻之初常先民焙十餘日進發飛騎疾馳不出中春頭綱已至京師郡志

譏始進茶

歐陽永叔聞君謨進小龍團驚歎曰君謨士人也何至作此事郡志

拔茶植桑

張詠令崇陽民以茶為業公曰茶利厚官將摧之命拔茶而植桑民以為苦其後摧茶他縣皆失業而崇陽之桑已成其為絹

歲百萬匹

逸人致水以下係水品

南陽張又新為水記凡七等其二曰慧山寺石泉其三曰虎丘寺石井其六曰吳松江是二水距先生遠不百里高僧逸人時致之以助其好先生謂陸龜蒙

辨前茶水

贊皇公李德裕居廊廟日有親知奉使于京口李曰還日金山下揚子江南零水與取一壺來其人舉棹日醉而忘之泛舟至石城下方憶乃汲一瓶於江中歸京獻之李公飲後歎訝非常日江表水味有異於頃歲矣此水頗似建業石頭城下水其人謝過不隱

辨煎茶湯

李約沂公子也。一生不近粉黛。性嗜茶。嘗曰：茶須緩火。炙活火。煎活火。謂炭火之有焰者。當使湯無妄沸。庶可養茶。始則魚目散布。微微有聲。中則四邊泉湧。累累連珠。終則騰波鼓浪。水氣全消。謂之老湯。三沸之法。非活火不能成也。因語錄。

古今文集

雜著

進茶錄序

蔡襄

臣前因奏事伏蒙陛下諭臣先任福建轉運使日所進上品龍茶最為精好。臣退念草木之微。首辱陛下知鑒。若處之得地。則能盡其材。昔陸羽茶經不第建安之品。謂茶園獨論採造之

本至於烹試。曾未有聞。臣輒條數事。簡而易明。勒成一篇。名曰茶錄。伏惟清閑之宴。或賜觀采。臣不勝皇恐榮幸之至。謹序。

上篇論茶

色

茶色貴白。而餅茶多以珍膏油去声其面。故有青黃紫黑之異。善別茶湯。正如相工之脉。人氣色也。隱然察之於內。以肉理潤者為上。既已未之黃白者。受水昏重。青白者。受水鮮明。故建安人闢試以青白勝黃白。

香

茶有真香而入貢者。微以龍腦和膏。欲助其香。建安民間試茶。皆不入香。恐奪其真。若烹點之際。又雜珍果香草。其奪益甚。永

不當用

味

茶味主於甘滑惟北苑鳳凰山連屬諸焙所產者味佳隔溪諸山雖及時加意製作色味皆重莫能及也又有冰泉不甘能損茶味前世之論水晶品者以此

藏茶

茶宜蕪葉而畏香臭喜溫燥而忌濕冷故收藏之家以蕪葉封裹入焙中兩三日一次用火當如人體溫溫則德潤若火多則茶焦不可食

炙茶

茶或經年則香色味皆陳於淨器中以沸湯漬之刮去膏油一

兩重乃止以鈴箝之微火炙乾然後碎碾若當年新茶則不用此說

碾茶

碾茶先以淨紙密裹槌碎然後熟碾其大要旋碾則色白或經宿則色已昏矣

羅茶

羅細則茶浮麤則水浮

候湯

候湯最難未熟則沫浮過熟則茶沉前世謂之蟹眼湯者過熟湯也况餅中煮之不可辨故曰候湯最難

燴盞

凡欲點茶先須煇盞令熱冷則茶不淨

點茶

茶少湯多則雲脚散湯少茶多則粥面聚建人謂之雲脚粥面抄茶一盞盞先注湯調極均又添注八環迴擊沸湯上盞可四分則止既其面色鮮白著盞無水痕為絕佳建安閉茶以水痕先沒者為負俟久者為勝故較勝負之說曰相去一水兩水

下篇論茶器

茶焙

茶焙編竹為之裹以翦葉蓋其上以收火也隔其中以有容也納火其下去茶尺許常溫溫然所以養茶色香味也

茶籠

茶不入焙者宜密封裹以翦籠盛之高處不近濕氣

砧椎

砧椎蓋以碎茶砧以木為之椎或金或鐵取於便用

茶鈴

茶鈴屈金鐵為之用以炙茶

茶碾

茶碾以銀或鉄為之黃金性柔銅及鍮石皆能生銹音星不入用

茶羅

茶羅以絕細為佳羅底用蜀東川鵝溪畫絹之密者投湯中揉洗以暴之

茶盞

茶色白宜黑蓋建安所造者紺黑紋如兔毫其坯微厚燴之夕熱難冷最爲要用出他處者或薄或色紫皆不及也其青白蓋闔試家自不用

茶匙

茶匙要用擊拂有力黃金爲上人間以銀鐵爲之竹者輕建茶不取

湯瓶

瓶要小者易候湯又點茶注湯有準黃金爲上人間以銀鐵或瓷石爲之

龍茶錄後序

歐陽永叔

茶爲物之至精而小團又其精者錄序所謂上品龍茶者是也

蓋自君謨始造而歲貢焉仁宗尤所珍惜雖輔相之臣未嘗賜昨兩郊大禮致齋之夕中書樞密院各四人共賜一餅官人剪金爲龍鳳花草貼其上兩府入家分割以歸不敢碾試宰相家藏以爲寶時有佳客出而傳玩爾嘉祐七年親享明堂祭夕始人賜一餅余亦忝與至今藏之余自以諫官供奉仗內至登二府二十餘年終一獲賜而丹成龍駕砥鼎莫及每一捧甌涕泗交零而已因君謨著錄輒附于後庶知小團自君謨始而可貴如此

顧渚貢茶始末

陸羽茶經云浙西以湖州上常州次湖州生長城縣顧渚山中常州義興縣生君山縣脚嶺北峯下唐義興縣重修茶舍記云

義興貢茶非舊也。前此故御史大夫李栖筠實興是邦。山僧有  
獻佳茗者，會客嘗之，野人陸羽以爲芬香且辣，冠于他境，可薦  
于上。栖筠從之，始進萬兩。此其濫觴也。厥後因之，徵敵浸廣，遂  
爲任土之貢，與常賦之邦等矣。

北苑貢茶始末

建安北苑茶，始於太宗太平興國三年，遣使造之，取象於龍鳳，  
以別入貢。至道間，仍添造石乳蠟面，其後大小龍茶又起於下，  
謂而成於蔡君謨。至宣政間，鄭可簡以貢茶進用，久領漕計，創  
添續入其數，浸廣。今猶因之，細色茶五綱，凡四十三品，形製各  
異，共七千餘餅。其間貢新試新龍團勝雪白茶御苑玉芽，此五  
品乃水棟爲第一，餘乃生棟次之。又有種色茶七綱，凡五品大

小龍鳳并棟芽悉入龍腦和膏爲團餅茶，共四萬餘餅。蓋水棟  
茶即社前者，生棟茶即火前者，種色茶即雨前者。閩中地暖，雨  
前茶已老而味加重矣。又有石門乳吉香口三外焙，亦隸於北  
苑。皆採摘茶芽，送官焙，添造每歲糜金共二萬餘緡。日役千夫，  
凡兩月方能迄事。第所造之茶不許過數，入貢之後，市無貨者，  
人所罕得。惟婺源諸處私焙茶，其絕品亦可敵官焙。自昔至今，  
亦皆入貢。其流販四方，悉私焙茶耳。茗溪漁隱

茶說

蘇子瞻

除煩去膩，世固不可以無茶。然暗中損入，殆爲不少。昔人云：日  
茗飲盛後，人多患氣，不復思黃。雖損益相半，而消陽助陰，益不  
償損也。吾有一法，常自珍之。每食已，輒以濃茶漱口，煩膩既去，



而脾胃不知凡肉之在齒間得茶漱滌之乃盡消縮不覺脫去  
不煩刺挑也而齒性便苦緣此漸堅密靈犀自巳然率用中下  
茶其上茶自不常有間數日一啜亦不為害也此大是有理而  
人罕知是故詳述于瞻記

謝傳尚書茶書

楊廷秀

遠餉新茗當自携大瓢走汲溪泉束澗底之散薪燃折脚之石  
鼎烹玉塵啜香乳以享天上故人之意媿無胸中之書傳但一  
味攪破菜園耳

煎茶賦

黃魯直

洶洶乎如澗松之發清吹皓皓乎如春空之行白雲賓主欲眠  
而同味水茗相投而不滯苦口利病解膠滌昏未嘗一日不放

著而策茗椀之勲者也余嘗為嗣直論茗因錄其條頰破睡之  
功為之甲乙建溪如割雙井如霆日鑄如錫其餘苦則辛螯其  
則底滯嘔酸寒胃令人失睡亦未足與議或曰無甚高論敢問  
其次浩翁曰味江之羅山嚴道之蒙頂黔陽之都濡高株瀘川  
之納溪梅嶺夷陵之壓壩中之火井不得已而去於三則六者  
亦可酌免褐之甌淪魚眼之鼎者也或者又曰寒中春氣莫甚  
於茶或濟之塩句踐破家滑竅走木又况雞蘇之與胡麻浩翁  
於是酌岐雷之醪醴參伊聖之湯液斯附子如薄投以熬葛仙  
之聖去藪而用塩去穢而用薑不奪茗味而佐以葶石之良所  
以固大倉而堅作疆於是有胡桃松實菴摩鴨脚教賀糜蕪水  
蘇甘菊既加其味亦厚賓客前四後四各用其一少則美多則

惡發揮其精神又益於咀嚼蓋大匠無可棄之才太平非一士  
 之略厥初貪味雋永速化湯餅乃至中夜不眠耿耿既作溫齊  
 殊可屢軟如以六經濟三尺法雖有除治與人安樂賓至則煎  
 去則就榻不游軒后之華胥則化莊周之蝴蝶

古詩

修貢顧渚茶山作

唐袁高

禹貢通遠俗始圖在安人後主失其本職吏不敢陳亦有奸佞  
 者因茲欲求神動生千金費日使萬姓貧我來顧渚源得與茶  
 事親黎毗輟農桑採掇實苦辛一夫且當役盡室皆同臻捫葛  
 上歌磬蓬頭入荒榛終朝不盈掬手足皆鱗皴悲嗟遍空山草  
 木為不春陰嶺芽未吐使曹牒已頻心爭造化先走挺麋鹿均

選納無日夜擣聲昏擊晨泉功何枯樞俯視彌傷神皇帝尚巡  
 狩東郊路多堙周迴繞天涯所獻惟艱勤况減兵革用兼茲困  
 疲良未知拱御餘誰合分此珍顧省忝邦守有慙復因循茫茫  
 滄海間丹憤何由申

與孟郊洛北野泉上煎茶

劉言史

粉細越筍芽野煎寒溪濱恐垂靈草性觸事皆手親敲石取鮮  
 火撒泉避腥鱗從快熨風鐺拾得墜巢薪紫色既爽別浮盃亦  
 殷懃以茲委曲靜求得正味真宛如摘山時自歡指下春湘窈  
 泛輕花滌盡昏渴神此遊恆醒趣可以話高人

比苑 共五首

蔡君謨

蒼山走千里平落分兩臂靈泉出池清嘉卉得天味入門脫世

氛官曹真傲吏

茶壠

造化曾無私亦有意所嘉夜雨作春力朝雲護日車下萬碧天  
枝戢戢抽靈芽

採茶

春衫逐紅旗散入青林下陰崖喜先至新苗漸盈把競携筠籠  
歸更帶山雲寫

造茶

糜至寸陰間搏金新範裏規呈月正鳳勢動龍初起出焙香花  
全爭誇火候是

試茶

免毫紫甌新蟹眼清泉煮雪凍作成花雲開未垂綫願爾池  
波去作人間雨

問大冶長老乞桃花茶栽東坡

蘇子瞻

周詩記苦茶若飲出近世初緣厭肉染假此雪昏滯嗟我五畝  
園桑麥共蒙翳不令守地閑更乞茶子藝饑寒未知免已作太  
飽計庶將通有無農末不相戾春來凍地裂紫筍森已鉞牛羊  
煩訶叱筐筥未敢睨江南老道人齒髮日夜逝他年雪蒲堂尚  
記桃花裔

走筆謝孟諫議寄新茶

廬仝

日高丈五睡正濃軍將打門驚周公口云諫議送書信白絹斜  
封三道印開緘宛見諫議面手閱月團三百片聞道新年入山

裏蟄虫驚動春風起天子須嘗陽羨茶百草不敢先開花仁風  
暗結珠璣瑞先春抽出黃金芽摘鮮焙芳旋封裹至精至好且  
不奢至尊之餘合王公何事便到山人家柴門反關無俗客紗  
帽籠頭自煎喫碧雲引風吹不斷白花浮光凝椀面一椀喉吻  
潤二椀破孤悶三椀搜枯腸唯有文字五千卷四椀發輕汗平  
生不平事盡向毛孔散五椀肌膚清六椀通仙靈七椀喫不得  
也唯覺兩腋習習清風生蓬萊山在何處玉仙子乘此清風欲  
歸去山下羣仙司下土地位清高隔風雨安得知百萬億蒼生  
命墮在巔崖受辛苦便爲諫議問蒼生到頭還得蘇息否

石園蘭若試茶歌

劉禹錫

山僧後檐茶數叢春來映竹抽新茸宛然爲客振衣起自傍芳

叢摘鷹背斯須炒成消室香便酌砌下金沙水驟雨松聲入  
來白雲滿樹花徘徊悠揚噴鼻宿醒散清峭徹骨煩衿開陽崖  
陰嶺各殊氣未若竹下莓苔地炎帝雖嘗未解煎桐君有錄那  
知味新芽連拳半未舒自摘至煎俄須餘木蘭墜露香微似理  
草臨波色不知僧言靈味宜幽寂采采翹英爲嘉客不辭緘封  
寄郡齋執井銅鑪損標格何況蒙山顧渚春白泥赤印走風塵  
欲知花乳情冷味須是眠雲跂石人

和章岷從事聞茶歌

范希文

年年春自東南來建溪先暖水微開溪邊竒茗冠天下武夷仙  
人從古栽新雷昨夜發何處家家嬉笑穿雲去露芽錯落一番  
榮綴玉含珠散嘉樹終朝采掇未盈襜唯求精粹不敢貪研膏

焙乳有雅製方中圭今圓中蟾北苑將期獻天子林下雄豪先  
 鬪美鼎磨雲外首山銅瓶携江上中瀉水黃金碾畔綠塵飛碧  
 玉甌中翠濤起鬪茶味今輕醍醐鬪茶香今薄蘭芷其間品第  
 胡能欺十自視而十手指勝若登仙不可攀輪同降將無窮耻  
 吁嗟天產石上英論功不愧階前奠衆人之濁我可清千日之  
 醉我可醒屈原試與招魂魄劉伶却得聞雷霆盧仝敢不歌陸  
 羽須作經森然萬象中焉知無茶屋商山丈人休茹芝首陽先  
 生休采薇長安酒價減千萬成都藥市無光輝不如仙山一啜  
 好冷然便欲乘風飛君莫羨花間女郎只鬪草贏得珠璣滿歸  
 歐陽永叔  
 建安三千里京師三月嘗新茶人情好先務取勝百物貴早相

矜夸年窮臘盡春欲動雷未起驅龍蛇夜聞擊鼓滿山谷千  
 人助叫聲喊呀萬木寒凝睡不醒唯有此樹先萌芽乃知此爲  
 最靈物宜其獨得天地之英華終朝採摘不盈掬通犀鈿小圓  
 復穴鄙哉穀雨槍與旗多不足貴如刈麻建安太守急寄我香  
 蕲包裹封題斜泉甘器潔天色好坐中揀擇客亦嘉新香嫩色  
 如始造不似來遠從天涯停匙側盞試水路拭目向空看乳花  
 可憐俗夫把金錠猛火炙背如蝦蟇由來真物有真賞坐逢詩  
 老頗咨嗟須臾共起索酒飲何異奏雅終淫哇

煎茶歌

蘇子瞻

蟹眼已過魚眼生颼颼欲作松風鳴蒙茸出磨細珠落眩轉逸  
 甌飛雪輕銀瓶瀉湯誇第一未識古人煎水意君不見昔時李

生好客手自煎貴從活火發新泉又不見今時洛公前茶學西  
 蜀定州花瓷琢紅玉我今貧病常苦飢分無玉盃奉蛾眉且學  
 公家作茗飲博爐石鈿行相隨不用撐腸柱腹文字五千卷但  
 願一甌常及睡足日高時

謝送礪壑源棟芽

黃魯直

商雲從龍小蒼壁元豐至今人未識壑源包貢第一春湘壑碾  
 香供玉食睿思殿東金井欄甘露薦椀天開顏橋山事嚴正百  
 局補袞諸公省中宿中人傳賜夜不央雨露恩光照官燭右丞  
 似是李元禮好事風流有涇渭肯憐天祿校書郎親救家庭遣  
 分似春風飽識太官羊不慣腐儒湯餅腸搜攪千年燈火讀  
 我曾中書傳香已戒應門老馬走客來問字莫載酒

以小團龍及半錠贈無咎并詩用前韻為戲

黃魯直

我持玄珪與蒼璧以指投入渠不識城南窮巷有佳人不法宿  
 郎常宴食赤銅茗椀兩班班銀粟翻光解破顏上有龍文下基  
 局探囊贈君諾已宿此物已是元豐春先皇聖功調玉燭鬼子  
 胸中開典禮平生日期華與渭故用洗君磊隗肯莫令髮毛雪  
 相似曲几蒲團聽煮湯煎成車聲繞羊腸雞蘇胡麻留渴卷不  
 應亂我官焙香肌如飄壺鼻雷吼幸君飲此勿飲酒  
 東坡讀羊腸之句曰黃九恁地怎得不窮

雙井茶送子瞻

黃魯直

人間風日不到處太上玉堂森寶書想見東坡舊居士揮毫百

事類彙編卷之十二 二十六 德壽堂梓  
解馮明珠我家江南摘雲腴落硯霏霏雪不知為君喚起黃州  
夢歸載扁舟向五湖

謝木輶之舍人分送講進賜茶 楊廷秀

吳綾縫裹染菊水蛭砂塗印題進字淳熙錫貢新水芽天珍誤  
落黃茅地故人鸞渚紫微郎金華講徹花草香宣賜龍焙第一  
綱殿上走趨明月璫御前啜罷三卮露滿袖香煙懷璧去歸來  
拈出兩蜿蜒雷電晦冥驚被狂北苑龍芽內樣新銅圍銀範鑄  
瓊塵九天寶月霏五雲玉龍雙舞黃金鱗老士平生愛煮茗十  
年燒穿折脚鼎下山汲井得甘冷上山摘芽得苦梗何曾夢到  
龍遊窠何曾夢喫龍芽茶故人分送玉川子春風來自玉皇家  
煨圭椎篋調冰水烹龍庖鳳搜肝髓石花紫笋可衙官赤印白

泥牛走雨故人氣味茶樣清故人風骨茶樣明開緘不但似見  
面叩之咳唾金石聲麴生勸人墮口憤睡魔遣我拋書冊老夫  
七椀病未能一啜猶堪坐秋夕

澹菴坐上顯上人分茶 楊廷秀

分茶何似煎茶好煎茶不似分茶巧蒸水老禪弄泉手隆興先  
春新玉瓜二者相遭免甌面恠恠奇奇真善幻紛如擘絮行太  
空影落寒江能萬變銀瓶首下仍瓦高注湯作字勢嫖姚不須  
更師屋漏法只問此瓶當響答紫微仙人烏角中喚我起看清  
風生京塵滿袖思一洗病眼生花得再明漢鼎難調要公理策  
勳若椀非公事不如回施與寒儒歸讀茶經傳衲子

律詩

北苑焙新茶

丁公言

北苑龍茶者其鮮的是珍四方惟數此萬物更無新纔吐微茫  
綠初沾少許春散尋繁樹遍惡採上山頻宿葉寒猶在芳芽冷  
未伸芽淡溪口焙籃籠雨中民長疾勾萌折開齊分兩勻帶煙  
蒸雀舌和露登龍鱗作貢勝諸道先嘗祇貴人緘封贍闕下郵  
傳渡江濱特旨留丹禁殊恩賜近臣噉將靈藥助用與上尊親  
頭進英華盡初亨氣味真細香勝却麝淡色過於筠顧渚慙投  
木宜都愧積薪年年號供御天產壯甌閩

以潞公所惠揀芽送公擇次舊韻 黃魯直

慶雲十六升龍樣國老元年密賜來披拂龍紋射牛斗外家菜  
鑿似張雷

奉同公擇作揀芽諫

赤囊歲止雙龍璧囊貢小團亦揀芽則雙龍曾見前朝盛事來想得天香隨

御所延春閣元豐末作延春閣道轉春雷

今歲官茶極妙而難為賞音者戲用雷字韵復作兩

詩

黃魯直

雞蘇狗蟲難同味懷取君恩歸去來青箬湖邊尋陸顧白蓮社  
裏覓宗雷 又 乳花翻腕正眉開時苦渴卷行熱來知味者  
誰心已許維摩能默語如雷

又戲為雙井解嘲

黃魯直

山芽落磴風回雪曾為尚書破睡來勿以姬姜棄顛顛逢時瓦  
釜亦鳴雷



奉同六舅尚書詠茶碾煎烹三首 黃魯直

要及新香碾一盃不因博寶到雲來碎身粉骨方餘味莫厭聲喧萬壑雷

風爐小鼎不須催魚眼長隨蟹眼來深注寒泉收第一亦防枵腹爆乾雷

乳粥瓊塵霧脚回色香味觸映根來睡魔有耳不足掩直拂繩床過疾雷

壑源與北苑總三車餘其茶甘香特在諸私焙之上

和曹彥輔寄壑源試焙新芽 蘇子瞻

仙山靈雨濕行雲洗遍香肌粉未勻明月來投玉川子清風吹破武林春要知玉雪心腸好不是膏油首面新戲作小詩君下

笑從來佳茗似佳人

詩話

會湖常境上

唐茶惟湖州紫筍入貢每歲以清明日貢到先薦宗廟然後分賜近臣紫筍生顧渚在湖常二境之間當采茶時兩郡守畢至最為盛集白樂天守姑蘇聞賈常州崔湖州茶山境會寄詩云遙聞境會茶山夜珠翠歌鍾俱遶身盤下中分兩州界後前合作一家春

雀舌下材

茶芽古人謂之雀舌麥顆言其至嫩也今茶之美者其質素良而所植之木又美則新芽一發便長寸餘其細如針唯牙長為世傳陸羽茶經其論水云山水上江水次井水一德壽寺井

上品以其質幹土力皆有餘故也。如雀舌麥顆者極下材耳。方北人不識誤為品題。予山居有茶論嘗茶詩云：誰把嫩香名雀舌，定應北客未曾嘗。不知靈草天然異，一夜風吹一寸長。

論槍旗

荆公送元厚之詩云：新茗齋中試一旗。世謂茶之始生而嫩者則為一槍，覆大而開謂一旗。過此則不堪矣。荆公博學多聞，豈自有所稽而非淺陋之能察也。塵史

茶用鹽薑

唐人煎茶用薑故薛能詩云：鹽損添常戒，薑宜着更誇。據此則又有用鹽者矣。近世有用此二物者輒大笑之。然茶之中等者用薑前信佳也。鹽則不可。東坡

雜著 以下係水品

水錄

張又新

仁宗時李季卿刺湖州至維揚遇陸鴻漸謂曰：陸君善茶天下所聞，揚子南寒水又殊絕。今者二妙千載一遇，何可輕失。乃命軍士信謹者挈瓶操舟深詣南寒。陸潔器以俟，俄水至。陸以杓揚水曰：江則江矣，非南寒者似臨岸者。使稱不敢給。既而傾諸盆，至平遽止。又以杓揚之曰：此南寒者矣。使蹶然駭服曰：某自南寒齋至岸，舟盪平懼其顛，挹岸水以增之。處士之鑒神鑒也。李大驚。陸又曰：楚水第一，晉水最下，自命更占而次第之。

大明水記

歐陽永叔

世傳陸羽茶經其論水云：山水上，江水次，井水下。又云：山水乳

泉石池漫流者上。瀑湧湍激勿食。食久令人有頸疾。汙水取去入遠者并取汲多者其說止於此而未嘗品第天下之水味也。至張又新為前茶水記始云劉伯芻謂水之宜茶者有七等又載羽為李秀卿論水次第有二十種。今考二說與羽茶經皆不谷。謂山水上乳泉石池為上。汙水次而井水下。伯芻以揚子江為第一。惠山石泉為第二。虎丘石泉第三。丹陽寺井第四。揚州大明寺井第五。而松江第六。淮水第七。與羽說皆相反。秀卿所說二十水。廬山康王谷水第一。無錫惠山泉第二。蘄州蘭溪石下水第三。扇子峽蝦蟆口水第四。虎丘寺井水第五。廬山招賢寺下方橋潭水第六。揚子江南零水第七。洪州西山瀑布第八。桐柏淮源第九。廬山龍池山頂水第十。丹陽寺井第十一。揚州

大明寺井第十二。漢江南零水第十三。玉虛洞香溪水第十四。武關西水第十五。松江水第十六。天臺十丈瀑布水第十七。柳州圓泉第十八。嚴陵灘水第十九。雪水第二十。如蝦蟆口水。西山瀑布天臺十丈瀑布皆戒人勿食。食之生疾。其餘紅水居山居上皆與陸羽經相反疑羽不當二說以自異使誠羽說何足信也得非又新妄附益之耶。其述羽辨南零听水恠誕甚妄也。水味有美惡而已。欲求天下之水一二而次第之者妄說也。故其為說前後不同如此。然此井為水之美者也。羽之論水惡滯浸而喜泉源故井取汲者江雖長然眾雜聚故次山水。

鬪茶說

唐子西

唐相李衛公好飲惠山泉置驛傳送不遠數千里而近世歐陽

少師作龍茶後序稱嘉祐七年親享明堂致齋之夕始以小團分賜二府人給一餅不敢碾試至今藏之時熙寧元年也吾聞茶不問團錢要之貴新水不問江井要之貴活千里致水直偽固不可知就令識真已非活水自嘉祐七年壬寅至熙寧元年戊申首尾七年更閱三朝而賜茶猶在此豈復有茶也哉今吾提瓶走龍塘無數千步此水宜茶昔人以為不減清遠峽而海道趨建安不數日可至故每歲新茶不過三月至矣

古詩

焦千之求惠山泉詩

蘇子瞻

茲山定空中乳水滿其腹過隙則發見臭味實一族淺深各有值方圓隨所蓄或為雲洶湧或作線斷續或鳴空洞中雜佩間

琴筑或流蒼石縫宛轉龍虎威餅罌走千里真偽半相續貴人高宴罷醉眼亂紅綠赤泥開方印紫餅絕圓主傾甌共歎賞竊語笑童僕豈知泉上僧盃酒自挹掬故人憐我病弱籠寄新馥欠伸北窓下晝睡美方熟精品厭凡泉願子致一斛  
余愛玉女洞水破竹為契使寺僧藏其一以為往來之信謂之調水符  
前人  
欺謾久成俗關市有棄繻誰知南山下取水亦置符古人辨滯滷故若鶴與鳧吾今既謝此但視符有無常恐汲水人智出符之餘多防竟無及棄置為長吁

惠山泉

黃魯直

錫谷寒泉榭石俱榭音委蓋取井旁數小併得新詩藋尾畫景忌

呼テ烹ラ鼎ヲ供ス茗ヲ事ニ澄ニ江ニ急ニ雨ヲ看ル跳ル珠ヲ是レ功ノ與ニ世ヲ滌ス臙ヲ臙ヲ今ニ我ノ一ノ空ヲ  
常ニ冥ニ如ク安ク得テ左ノ轡ヲ箕ノ穎ノ尾ヲ風ノ爐ヲ煮キ茗ヲ卧シ西ノ湖ニ

律詩

陸羽茶井

王元之

甃石封苔百尺深テ試シ茶ヲ嘗シ味ヲ少シ知ル音ヲ惟ニ餘ニ半ニ夜ニ泉ニ中ニ月ヲ留メ得テ先ニ  
生シ一ノ片ノ心ヲ

新編古今事類聚續集卷之十二終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011488505841